问题的关键也许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轻工业，而是具体产业能否形成集群效应，由此才能克服吉林在物流、劳动力等方面的成本劣势。

林毅夫的“药方”错了吗？

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赵义

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领军人物，林毅夫的观点总能带来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从早年和杨小凯之间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之争，到去年和张维迎之间的产业政策之争，影响都很大，与政策的相关性也越来越高。

最新的例子更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产业政策方案。林毅夫领衔的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团队与吉林省发改委联合课题组近日发布了一个报告——《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30 多万字，算是给“东北怎么办”开出了一个药方。这次的争论同样激烈。

这些年东北经济面临困境，从中央到社会各界，原因分析了很多，对策也提出了不少。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其中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把主题限定清楚，是争论变得有效的前提。

比如说，东北经济的困境，若分析原因，你当然可以从改革开放之后、建国之后甚至近代以来东北地位的变迁来考察。历史可以让人看清总的脉络，可以看清东北在国家发展中作出的“牺牲”，对东北经济的困境有自己的解释“魅力”。如果是讨论产业政策，这些考察也有价值，但只是背景性的，不能直接作为辩驳的一方。

同样，既然是一个具体的药方，笼统地讨论是制度重要还是产业政策重要，或者是改变文化优先还是改变产业结构优先也是足以制造“口水”而实际意义不大的。讨论的重点应该更多地集中于这个政策好不好，而不是要不要政策、要不要制度、要不要改变文化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报告是林毅夫团队和吉林省发改委联合课题组做的，在意见稿发布会当天，吉林省委省政府及各区市主要领导干部全部出席，负责执行操作的吉林省发改委系统干部也悉数参加。由此可见，这个报告也是反映了吉林省方面的想法，是要去落实执行的。争论的主题清晰，便显得更加重要了。

那么，林毅夫到底给吉林省开出了什么样的药方？我们先看一下报告的主要观点。

根据林毅夫团队的诊断，东北增速下滑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上，吉林也不例外。过去振兴东北的战略思路是侧重“加长避短”（提升重工业忽略轻工业），如今，东北如何“扬长补短”才是其转型升级根本。解决东北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违背比较优势型赶超战略”转轨到“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

具体来说，符合比较优势的工业化顺序必须是“先轻工业充分发酵才可以大力推进重工业”。吉林省过去以及现阶段主导型的比较优势产业应

该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林毅夫建议发展轻纺、家电、电子，即“吉林省轻纺工业提振计划”工程、“长春—天津电子信息产业联合转型升级计划”工程、“吉林－广东家电与电子信息产业智能化升级计划”工程。

林毅夫认为，按照这个对策去做，吉林经济增长重回两位数不是梦。

争论中一个大的误解或者说争论中往往会出现的一个大的毛病就是非此即彼。比如这次的争论，对吉林而言也不是在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进行二选一。正如林毅夫团队解释的那样，重视轻工业不代表放弃重工业，吉林省要继续做大重工业装备制造业，报告中提出的是现代轻工，不同于传统简单的轻工业，承接江浙轻纺工业的转移也需要发挥吉林省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装备改造以及产品质量升级，即转进。这意味着吉林省还可以发挥重工业的基础反哺轻工业，与此同时也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一个比较要害的争论是，吉林省发展轻纺、家电、电子到底有没有“比较优势”？对林毅夫开出的药方，一个强烈的反对意见是说，东北包括吉林发展轻纺、家电、电子，已经没有比较优势，比如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不同，如今东北的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越南、非洲等国家，与国内河南、四川等地相比也无优势。这些产业的制造迁移，已经完成了从东南沿海向内地或海外迁移的过程。

这种反对观点，错误在于把成本优势简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个至少不全面，简单的代工可能会增加一点经济总量，但已经不足以让一个地方脱颖而出。说制造转移已经完成，也是武断的。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发展轻工业。

比如报告拿吉林和重庆进行了一番对比。

但重庆发展电子产业，恰恰不是简单的代工，或者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加工贸易。重庆现在生产的每台电脑，产值的70%都在重庆，这个和沿海地区总装6000多万台电脑，产值可能只有15%、20%的情况不同。以前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所以内陆无法发展加工贸易。但现在是延伸产业链，把加工贸易的“微笑曲线”大部分留在重庆。这就是产业集群效应。

所以，问题的关键也许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轻工业，而是具体产业能否形成集群效应，由此才能克服吉林在物流、劳动力等方面的成本劣势。这种效应的出现，需要政策的连续性，这是人们在看待重庆的时候所经常忽略的，也是吉林服用林毅夫的“药方”最需要注意的地方。